

劍指紅塵

余錦

新潮武俠

獨家出版



貴州民族出版社



剑指红尘

(上册)

玉鏞

贵州民族出版社

一九九三年十一月

人 物 简 介

赵匡胤：大宋开国皇帝，称宋太祖。英勇善战，礼贤下士。创业时用人，成业后废人。皇帝，是轩昂之相，龙虎之心。

桃花：本书主人公。出身妓女，生活坎坷。她心地善良，知丑知恶。聪明伶俐，美貌绝伦。有天赐地给神功在身，一生扶持正义，除暴安民。手里一把神龙宝剑，天下无敌。

盘沙：丐帮帮主。正义之人。年若二十七、八，英俊魁梧。一双降龙十八掌和一支打狗棒，少林寺比武，得天下武功第一的美称。

印度大师：印度瑜珈大师。武功高强。既凶恶又讲道理。后被桃花打败，输得心服口服。

觉远：少林寺新一代护法。少年英雄。聪明好武，正义凛然。

清慧：少林寺新一代护法。聪明好学，苦练神功，主持正义，天下闻名。

庄夫人：毒帮帮主。邪恶冷美，心里变态。用恶多端，死于非命。

周世宗：周国皇帝。是明主，善理朝政，威震八方。

武通天：武当派掌门人。武功高强，却阴险狡滑。后被盘沙打狗棒打断一条腿。

老鸨：醉香楼主持，阴险邪恶，丑陋不堪，老奸巨滑，练有一身邪功，后被桃花所除。

扬拂：少林寺一老和尚，武功高强，衣着朴素。数十年暗自研习少林绝技，练就一身少林真功。几次击败印度瑜珈功。后被毒帮帮主庄夫人所害。

目 录

金 镛著

第一章	桃花传奇	(1)
第二章	桃花助战	(32)
第三章	桃花泪	(72)
第四章	正邪不分	(100)
第五章	中国武术	(135)
第六章	盘沙护主	(165)
第七章	两颗太阳	(202)
第八章	少林武功	(234)
第九章	再战岳阳楼	(258)
第十章	剑指红尘	(298)
第十一章	淫毒风云	(330)
第十二章	淫魔逞能	(362)
第十三章	初试锋芒	(394)
第十四章	大斗淫毒	(426)
第十五章	攻城不下	(458)
第十六章	大结局	(479)

剑指红尘

第一章 桃花传奇

话说后唐明宗天成二年。洛阳的夹马营内，生下一个香孩儿，远近传为异闻。什么叫香孩儿呢？相传是小儿初生，红光绕室，并有一股异香，围裹儿体，经久不散，因此叫做香孩儿。

这洛阳的香孩儿，便是将来的真命天子，生有异征，也是应有的预兆。

究竟这香孩姓甚名谁？便是宋太祖赵匡胤。他祖籍涿州，本是世代为官，不同微贱。高祖名眺，曾受职唐朝，做过永安、文安，幽都的大令。曾祖名珽，历官藩镇，兼任御史中丞。

赵匡胤之父名弘殷，少骁勇，善骑射，后唐庄宗时，曾留典禁军，娶妻杜氏，系定州安喜县人，治家严毅，颇有礼法。第一胎便生一男，取名匡济，不幸夭逝。第二胎复生一男，就是这个香孩儿。

香孩儿体有金色，数日不变。到了长大起来，容貌雄伟，性情豪爽，大家将他视为英器。

香孩儿赵匡胤，出入营中，专喜骑马，复好射箭。有时匡

胤的父亲弘殷出征，匡胤侍候母亲在家，无所事事，就用骑马射箭做游戏。母亲杜氏劝他读书，匡胤奋然道：“治世用文，乱世用武。现在世事扰乱，兵戈未靖，儿子愿意娴习武艺，留待后用。他日有机可乘，我要是能安邦定国，才算出人头地，不至虚过一生啊！”

母亲杜氏笑道：“但愿儿能继承祖业，毋玷门楣，便算幸事，还想什么大功名，大事业哩！”

匡胤道：“唐太宗李世民，也不过是一将门之子，为什么能化家为国，造成帝业？儿虽不才，也想与他相似，轰轰烈烈干番事业，做个大丈夫，母亲以为可好？”

杜氏怒道：“你不要胡说八道！世上说大话的人，往往历来没有好结果。我不愿意听你瞎闹瞎说，你还是给我好好读书罢！”匡胤见母亲动怒，才不敢多嘴，便默然退出。

怎奈匡胤天性好动，不喜静居，往往乘隙出游，与邻里少年，驰马竞射。

大家都赛不过匡胤，便对他产生了妒害心思。

一日，有少年陈奇骑牵一恶马来访匡胤。凑巧匡胤从家里出来，见了少年，却是平素往来，互相熟悉，站着讲了一会儿话，便问少年牵马来有什么事？少年说：“这马雄壮得很，只是没人能骑，我想你有驾驭它的才能，或许能够使它驰骋一番，所以特来请教。”

匡胤将马一瞧，黄鬃黑髦，并无任何奇异的样子，不过马身较肥，略觉高大。便微哂道：“天下没有难骑的马。越是怪马，我越要骑它，只要驾驭有方，怕它倔犟到哪里去！”

少年陈奇骑故意说道：“这也不可以一概而论的。此马常妨主人，也宜小心为是。”

匡胤笑道：“不能驭马，何能驭人？你看我跑一回罢！”

少年陈奇骑对匡胤嘻笑，且道：“我回去把马鞍等拿来，可好么？”

匡胤笑道：“要什么马鞍呢？”说到这，即从陈奇骑手中，取过马鞭，奋身一跃，上马而去。那马背上一惊，不待策鞭，向前急跑，只见它展开四蹄，似风驰电掣一般，倏忽间跑了五六里。前面恰有一城，城门不甚高大，行人颇多。匡胤怕飞马入城，人不及避，或者撞损，不如阻住马头，仍从原路回来。偏这马不听约束，而且因没有衔勒，令人无从指挥。

匡胤不觉焦急起来，正在马上设法，俯首凝思，不料这马跑得越快，三脚两步，竟至城门。等匡胤抬起头来，凑巧左额与门楣相触，似觉微痛，连忙往后一仰，好一个倒翻筋头，从马上飘落下来。

陈奇骑在后追蹶，远远地见匡胤坠地，禁不住欢呼道：“匡胤匡胤！你今天也着道儿了，就算你头硬似铁，恐怕也要撞得粉碎了。”

正说道，蓦见匡胤安然落在地上，立好待马，那马刚好从斜道窜去，离了一箭多地。匡胤复抢步追马，赶上一程，竟被追着，依然纵身腾上，扬鞭向马头一拦，马却随鞭回头，不似前次的倔犟，顺着原路，安然回来。少年陈奇骑在途中遇到，见匡胤面不改色，从容自若，不由得惊道：“我正为你担忧，总以为你这次坠马，定要受伤，偏你却有这么大的本事，仍然乘马回来。佩服佩服——但身上可有痛楚么？”

匡胤笑道：“我是毫毛未损。但这马果真性悍，要不是我见机翻下，好头颅早已撞碎了。”说完，下马作别，正要分手。

两支飞镖，从道边草丛飞出，双双向两人咽喉射来，匡胤

听到空中一声细响，像半夜疆界边谁打一个唿哨，知道不妙，说声：“不好！”便凭地一个跟头，躲过一镖。那个少年陈奇骑躲闪不及，“啊哟”还只叫出一个“啊”字，便倒地断了气。说时迟，那时快，第二个第三个唿哨声又在空中连响，匡胤知道原地空翻绝不可能躲过第三镖，于是一个飞跃，蹭到马背后，听到马肚上“扞扞”两声，那马惊疼得想跑，踏出步，便一头栽倒在地，脖子一挺腿一伸，也当即断气。

匡胤惊得怒目圆睁，环顾四周，想是谁下如此毒手，平素并未结下冤家。

正思忖间，从草丛里飞出一个和尚，高大，略胖，已在草丛伏待多时，见匡胤手段果然了得，知道镖不能击中，于是跳出草丛，准备亲手杀了匡胤。

匡胤道：“该死秃头，我与你无冤无伤，为何出手杀我？”

和尚合十道：“阿弥陀佛，我乃少林寺行侠僧远志，受我主明宗之托，前来除掉你这个妖孽，阿弥陀佛。”

匡胤道：“谁是妖孽？你这个秃头大白天说鬼话，妖孽非你莫属。”

和尚道：“你出生之时，产房里有一道妖光，闻名遐迩，震怒十国天子，你劫数到矣。”和尚说完，暗发内力，卷动袖袍。一时间飞沙走石，鸡臭熏天。

匡胤舞剑护住周身，大惊，不知道和尚使的哪家邪门功夫。

和尚窃笑着，加大威力，翻云覆雨。只见匡胤舞剑动作渐渐迟钝，汗流满面，如窒息般晕眩摇晃。和尚看着时机已到，心下窃喜，收了阴招，拔出宝剑，对天念念咒语，挺剑刺将过来。匡胤看到，想躲，可腿无力迈动，只得眼睁睁等死。



天空炸响一声惊霞，闪电像一条巨大蜈蚣，在天空中飞过，裂开云层，放出刺目的蜈蚣闪光，击在和尚的宝剑上，嗡嗡作响。和尚不由自主地一剑刺在地上的一块石头上，损了剑尖。

和尚大惊失色，遂丢掉宝剑，跪在地上，对天合十，连呼：“阿弥陀佛，贫僧该死，贫僧该死。”

一时乌云四退，天开物琅，阳光普照，刚才的事仿若一场恶梦。

匡胤眨眨眼睛，神志清醒，见和尚倾刻之间跪在自己跟前，虔诚合十，不免怒道：“杀又不杀，走又不走，却是何故？”

和尚仍跪，磕头道：“贫僧该死，该死！贫僧有眼不识泰山，对真主无礼，震怒天意，请真主赐贫僧一死。”

匡胤道：“宝剑就在你身边，请便吧。”

和尚拾起断尖宝剑，压在自己脖子上，往下一抹，即可完蛋。可是和尚下不了决心，又对匡胤眨巴眼说：“真主若有用得着贫僧的地方，愿效犬马之劳！”

匡胤道：“你贪生怕死，留你何用？你还是往下抹吧。”

正说着，从前面的小城里跑出一个女子，后面有一个女人和家丁模样的人追赶，眼看就要追上，那女子大呼：“救命啊！救命啊！”

这边匡胤丢了和尚，挺剑往回赶了上去，护住那女子，喝住追兵：“站住，谁上来一步就先宰了谁。”

老鸨站住，并不答话，双臂抱在胸前，一身风骚，向四个家丁一努嘴，家丁也不答话，哑巴一般，舞枪弄棒杀将上来，把匡胤和那女子围在一团，走马灯笼般战开了。

那家丁两个使枪两个使棒，招数奇狠，一招紧似一招直向

匡胤要害打来，一家丁瞄准匡胤脑门，劈头一枪，道声看，被匡胤的宝剑荡开，另一家丁的大棒又照着匡胤的裆部，使出一招威猛异常的海底挑月，想把匡胤挑个粉碎，匡胤搂住那女子，一个腾拔，闪到一旁，那大棒挑个空，“呼”地一声直指青天。

五招一过，四个家丁便把招数重使一遍。这乃武林大忌，不怕招不狠，只怕招雷同。

匡胤看到家丁黔驴技穷了，于是挺剑便招，在四个家丁使过的招数中行走，发起神威，只听“扞扞”四声，宝剑分别在四个家丁的胸腔里捅了一下，四个家丁也不叫喊，木头一般，“叭叭”倒地，脚朝里，头朝外，倒成一种既规则又奇怪的图案，令匡胤大惑不解。

一边的和尚对那老鸨道：“青楼派果然名不虚传，死也是一副贱相，男人死头朝敌人外，女人死头朝敌人里，想来是死也忘不了来勾敌人的魂圈。”

老鸨在旁一阵哈哈娇笑，道：“近闻江湖上出了一个旁门左派，名叫什么鸡屎帮的，为首的帮主是个放荡不羁的和尚，想必这和尚就是你？”

和尚道：“不错，本人正是鸡屎帮的帮主。某家顶看不惯那什么华山派，天山派，武当派等等所谓的正派，他们以祖国的大山大河为名，非但没做出过什么半功伟绩，还玷污了这些大河大山的美名，真是可惜。某家创出的鸡屎派，名虽不好听，可是独树一帜，和那些大帮大派的命名法区别开来，以某家独创的武功绝技，独步武林，替真主做事，建功立业——”

哈哈，老鸨扭动腰肢，款款向和尚走来，眼睛发出挑逗功，直勾和尚灵魂而来。

匡胤看了老鸨眼光一闪，心念不禁怦然一颤，各种欲念便

嗞嗞地往上冒，真想丢了宝剑，迎上去，享享那份迷惑的欢乐。

匡胤知道那是邪门功夫，断断不能上当受骗，于是心守神，神守身，不去看她。

和尚卷动袖袍，一时鸡臭遍地，飞沙走石。

老鸨在和尚的袖风中依然款款上前，目光灼灼，

和尚与老鸨大斗法力。

老鸨距和尚丈许，便不再上前，两手插腰，全神贯注，眼里的挑逗功像蜘蛛网，一层一层向和尚盖去。

和尚与老鸨相持了一会儿，他的袖风便越来越小，越来越小。相反，老鸨的目光却越来越大，以至把和尚的胖脸照得通红。

和尚终于停了卷袖，两手抱头，向老鸨走去。

老鸨待和尚走近，一掌向和尚胸口猛推过去，和尚口吐鲜血，又飘回到原处，倒地身亡，仍不清醒。

哈哈，老鸨又插腰，向匡胤走来，大施挑逗功，匡胤直觉天旋地转，旁边的青楼女子已晕眩倒地。

老鸨加大威力，企图如炮法制，哪知匡胤渐渐地在老鸨跟前变成了一颗太阳，光芒万丈，耀眼夺目。

正邪相斗，邪不压正，那老鸨的眼光如何斗得过太阳？

哇地一声，老鸨怪叫，双眼被太阳烧得灼痛，功力大毁，于是知晓匡胤厉害，落荒而逃。

匡胤后来已神智清楚，却不知何故老鸨会落荒而逃。

正是：

荒山野岭动干戈，

邪与邪斗有几何？

真命天子有神助，

妖妇邪魔落荒坡。

匡胤挟起那女子，问道：“现在好些么？”

女子道：“没事了。”

“你姓甚名谁？”

“贱女子原本那城里醉香楼的一名小妓，楼里都叫唤我做桃花，只因老鸨要练一门挑逗功，每三个月要挑选楼里一名妓女陪练，练完三个月那小妓便把性命丢了。这次老鸨挑到我，我就跑出来了，决定再不回去。”

“哦。”匡胤沉吟片刻，道：“我给你二百两银子，你自谋生路，或到一个村庄落户，嫁个老实善良的汉子，本分做人，度过此生。那妖妇，我定要除了。”

桃花道：“多谢大人相求，小女子一定照您的吩咐办。”

匡胤跑回家，要拿二百两银子。

杜氏道：“你要这许多银子何用？”

匡胤道：“路遇一个弱女子，从青楼里跑出来的，命苦，决定从良，儿已答应她，给她二百两银子安家落户。”

母亲杜氏听了，非但不怪儿子多事，还直夸儿子善良，有同情心，将来定能成大器，于是唤来仆人，准备二百两银子，交与匡胤，要他快去快回。

桃花接过银子，给匡胤跪下，然后匡胤将她扶起，双双作别。

匡胤回到夹马营，按下不提。

那桃花小妓告别匡胤之后，时已过中午，路遇一马车。

桃花问车夫：“可租么？”

车夫道：“租的。到哪儿去小姐？”

桃花道：“离此城越远越好，你快些，我多给你些银子。”

车夫再看桃花一眼，心中已明白了七八分，脸上背着桃花露出一丝奸笑，于是乖语扶桃花上车，策马向西而驰，果真离那小城越来越远。

直到太阳西坠，黄昏愈来愈弱，看不清路边的蒿草时，桃花才从沉睡中醒过。

桃花问道：“请问车夫大哥，前面到了什么地方？”

车夫一听桃花说话，就停住车，要桃花下来，透透气，看到了什么地方。

桃花下车一看，车到了一座大山腰，那山果然雄伟挺拔。再看周围，杂草丛生，灌木遍地，往前一看，已没有路可走。车夫原来把车驭到此地，已不是走正路，只因上山，颠簸使桃花醒来。

桃花见车夫把车开到如此僻静处，知他图谋不轨。

桃花道：“你想干甚么？”

车夫道：“你知道我想干什么？”

桃花摸摸银子，还在。被车夫看到了。

车夫道：“你总共带了多少银子？”

桃花道：“二百两。小女子也知道，既然到了这里，不分半是不行的，那就分一半给你罢。”

车夫道：“我全要。”

桃花道：“都给你了，我怎么活？”

车夫道：“我不管。”

桃花道：“都给你也可以，不过你得把我送到一个城市边。”

车夫道：“马不行了。你给了我银子，我饶你不死。”

桃花道：“罢了，我给你。”

于是把二百两银子全给车夫。

车夫收好银子。

桃花道：“你走吧，我自谋生路。”

车夫道：“我还要。”

桃花道：“你还要甚么？我甚么也没有了。”

车夫道：“我还要你身子，让我玩玩，玩完就走。”

桃花道：“不行，你欺人太甚了。”

车夫道：“我只是客气和你商量，和和气气，干起来也有滋味些。你乖些罢，免得我动手，我一动手就会弄得你体无完肤，叫你十天半月接不了客挣不了钱，惹火了我还叫你横尸野岭。你给我乖些罢。”

桃花道：“既然这样，乖就乖罢。不过你讲话得算数，弄完你就给我走。我不愿多见你。”

车夫嘻笑道：“当然弄完就走，还有什么值我留恋的。我也是讲良心的，你好的东西都给我了，我杀你为哪一门？你乖罢，我保证弄完就走。”

桃花道：“你先把块地方弄平了，别划破了我的背。”

车夫不答话，倒乖乖地把一块地方弄平了。

桃花正要宽衣解带，忽然看见了那匹累马，像它的主人一样贪婪地望着她。

桃花于是愤然道：“你把它牵远点，我不想让这畜牲看到。”

车夫又不答腔，自去牵那马，一步步离桃花远了。

桃花在那边说：“远点，还给我远点，你难道愿意闻它身上的那股骚味吗？”

车夫在这边叫唤：“心肚儿，可以了么？闻不到了吧？”

那边没人应。

车夫道：“别不理人，等一会就是一番云雨呢，可以了吧，我过来了。你要怕羞，趁我在这边你最好把衣服给我先脱了。”

那边仍没人应。

车夫似乎明白了什么，丢了累马，直扑过来，哪里还有桃花的半个影子？

车夫往灌木丛里钻了钻，闻不到桃花的香味儿，天已全黑，自知疏忽，心念一动得意劲一上来，竟让那贱人给溜了。

那边马一声叫唤，自个拉车咕隆隆要下山去。

这边车夫怕马也溜了，骂了一句“婊子”，往回追马而去。

那马下山心切，天黑又不择路，一蹄踏空，自知是个悬崖，平时凭马的悟性，定能收蹄往后撤，可是今天身上套着车，如何刹得住，于是连车带马，直向悬崖下飞去。

“马哐——”车夫知道不妙，凄厉地叫了一声。

半天，车夫终于听到悬崖下摔得一声钝响。

车夫感到大祸临头，末日已到。

凭他两条肉腿，又不会武功，断不至于下山的。

于是惶惶寻个安全的窝去了。

话说桃花见车夫中了她的调虎离山之计，就直往灌木丛里躲藏。听见车夫骂了“婊子”，桃花在心里反骂：“你娘才是婊子。”又听见摔马的声音，再听到车夫落荒而逃的声音。”

桃花心道：“恶有恶报，善有善报，此话一点都不假。”

桃花决定不往回走，于是披荆斩棘，往前走，纵使前面是死路一条，桃花也决心去闯一闯。